

回忆录

我与母亲的师生情

都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母爱的教诲伴随孩子成长，成为人生之师。而我的母亲，不仅是我第一位人生之师，也是我第一任学习之师。

年轻时的母亲是哈市一家国营工厂的技术员，20世纪60年代末，各大国营工厂纷纷成立子弟校，解决职工子女入学问题。也正是这时，母亲因个人学历高和工作表现好调到子弟校，成为一名公办校老师。1973年我到了适学年龄，进入子弟校接受学校教育，恰巧当年母亲刚送走上届毕业生准备接新班。出于兼顾工作和照顾我的考虑，在征得校方同意后，我正式成为母亲班上的一名小学新生。

果然如母亲向校方保证的那样，在班级里我同其他学生一样，没有任何优惠待遇，以至于班上的一些同学很长时

间都不知道我与班主任的特殊关系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市内公交车少，公交线路长，乘车的人又多，特别是到了漫长冬季，天冷路滑，乘客们为避免长时间等车挨冻之苦，对于好不容易驶来的公交车，一律抛下斯文一拥而上，我和母亲常常被挤得一个在车上，一个在车下。每到这时，挤上车的母亲会大声对在站台上的我说，坐下趟车，自己去学校。可每趟车的间隔时间基本都在15分钟以上，这意味着，我上学肯定迟到。而对于迟到，无论何种理由，母亲从不原谅我，和其他同学一样接受扫除惩罚。

我在母亲的班级里，与别的同学相比也有过特殊待遇，那就是读二年级时，未经任何选举，母亲在班级直接宣布我为生活委员，我在惊讶之余真有些小激动。

生活委员，听着是班干部，可干起来却不容易，主要负责班级卫生，编排班级值日生表等生活杂事。遇到学校活动、下课晚等特殊情况，母亲总会说：“同学们放学，生活委员留下打扫卫生。”于是我这个生活委员义不容辞地打扫起教室卫生，偌大的教室只有我一人，拿着扫帚上下挥舞。但后来我发现，母亲总是以各种理由同我一起打扫教室卫生。慢慢地，我体会了母亲选我作为生活委员的良苦用心：宁可自己孩子受累，也要让学生们按时放学回家，不让家长有所担忧。

为缩小公办校与公办校学生之间差距，母亲在教授我们知识的同时，自己积极进修学习，到公办校观摩，业务方面向公办校教师看齐，经常参加业务技能比赛，并连续多年获得区教育局评选

的先进教师称号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，子弟校完成了历史使命，母亲也转入厂办工作。在她的教师生涯中，教出的学生不乏有后来成为北大博士等各个行业的精英。

2016年，母亲的那段教师工作经历得到了国家认可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，母亲的退休工资可同公办校退休教师的工资一致，从此母亲每年能得到万元以上教师补贴。每每看到打进工资卡里的钱时，母亲总会动情地说，感谢党和国家还记得我们当年的付出。

去年6月末，83岁的母亲因病永远离开了我，让我领悟到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痛心疾首。但每当我想起与母亲的这段师生情谊的同时，也为许多人未曾拥有的这种师生情谊而感到骄傲。

□李虹

老夫老妻

老夫妻堆雪人

快过年了，来一场沸沸扬扬的大雪吧，果然，夜里飘了一场小雪。

小区门外，两位古稀老夫妻在堆雪人。那位大姐怕滑怕摔，在一旁指点。那位大哥也就是大姐的老伴儿带了一把行军铲，穿着防滑鞋，边和老伴儿说笑边堆雪人，不一会儿就堆出一个来。大姐说：“这么个小矮人，堆的应该是我吧。”她从怀里扯出一条红纱巾，给小雪人系上。大哥又呼哧呼哧地堆，堆了一个稍大一点的雪人。大姐笑了说：“这个应该是你吧，可是咋都这么小呀？敢情是我俩小时候的模样。”她把红纱巾解下来，又掏出了两条红领巾，分别给两个小雪人系上，还给那个大一点的雪人戴上了一顶童帽。两个人左瞅瞅、右看看，嘻嘻哈哈地笑，孩子一般。

过了一会，大姐轻柔地说：“我想要堆个大个儿的雪人，堆成我和你现在的样子，我还带了彩笔，化化妆，拍拍照，美美哒。”大哥犯愁了说：“今天不成啊，雪下得太小了，不够堆大个儿雪人的，等下大雪的吧，我再给你堆个大雪人。”大哥用手比划着，像安慰小孩子似的。大姐不乐意地说道：“现在就堆，还不知啥时候下大雪呢，即使下大雪，我们能不看到，还两说呢……”

这一幕被我看见了，心里不由得一暖又一颤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□刘琪瑞

与您约稿

分享生活感悟，回忆往昔岁月，欢迎提供原创图文。

文章字数在500-1200字即可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。

投稿邮箱：1372136484@qq.com。

感悟生活

父亲冒雪还钱

小时候，家住农村。30多年前，父亲向一位远房的叔叔借了400元钱，给家里添置了一台农用挂浆船，言明第二年年底把钱还清。

转眼间，还钱的期限到了。那天一早，父亲准备出门，可当他推开门，只见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。放眼望去，空旷的田野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，分不清哪是路，哪是沟渠。

远房叔叔家离我家有十多公里，如果不下雪，父亲步行几个小时就到了。可下雪后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到远房叔叔家只能走窄窄的田埂，并且还要经过三五座单孔的水泥桥。桥没有栏杆，雪天路滑，想要

安全过桥，难度不低。

母亲看到父亲的神情，她顿时明白了，说：“等雪停了再走吧，推迟几天还钱，我想表弟不会责备你的。”父亲听了摇摇头，他说：“不行，人不能不讲诚信，即使外面下再大的雪，我今天也要把钱还上。”母亲担心地说：“这么糟糕的天气，你怎么走啊？万一掉到沟里或者河里怎么办？”父亲听了，宽慰母亲说：“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对策。”说着，父亲在腰间系了一根绳子，穿鞋的时候，为了防止积雪落到鞋里，他还用塑料布紧紧地绑住鞋帮。

出发前，父亲除了带一根木棍方便探路外，还背了大半捆稻草。母

亲不解地问：“你带稻草干啥？”父亲听了笑着说：“过桥时，我把稻草铺在积雪上，在桥上小心翼翼地走，就不会滚落到桥底下去。”尽管如此，母亲还是有点不放心，说：“我看还是等大雪停下来再走吧。”父亲听了直摇头：“不行，说好今天还钱，我就不会拖到明天。”

幸好父亲做足了准备，那天，除在麦田里不小心摔到沟渠一次外，全程算是有惊无险地走了下来。据说，父亲到远房叔叔家时，远房叔叔看到眼前站着的、几乎像雪人一样的父亲时，非常惊讶。

父亲的诚信和坚持，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。

□张志松

乐在其中

我们的艺术梦

现在许多人都建立或加入了不少微信群，且名目繁多。我有一个微信群，历经数年始终不离不弃，它犹如颇具吸引力的磁铁，牢牢吸引着每颗铁钉，把我们一帮老友聚在一起，那块磁铁就是书画艺术。

群友都是做了几十年书画梦的人，有的爱好书法，有的擅长篆刻，有的酷爱国画，有的则爱雕刻竹木文玩雅品。有人称我是“杂家”，说我既痴迷于诗文书画，还钻研周易八卦，我听后有愧，总觉得像只“三脚猫”，虽然样样会一点，却没有一样精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很珍惜这个群，因为我们志同道合。

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书画工作者，不少人的职业虽然几经变化，但都没有“扔”下书画艺术，大多数人退休之后，便开玩笑地说，自己开始专业书画创作了。

人们常把高考称为拥挤的独木桥，其实书画界也是这样。大伙儿都喜欢拥挤在这座独木桥上，成名、成家、成大师的机缘却极其稀少。我们都参加过各种书画协会举办的活动，但真正加入市书法家协会的人却不到一半。大家以同道群友的身份平等相处、取长补短，以平常心来对待书画创作。如果有谁的作品入展或得奖了，大家都会由衷祝贺。2018年夏季，我的一幅山水画有幸在一大型美术展展出，群友们得知后，纷纷前来询问、祝贺，高兴得如同过节。现在，挂在群友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：能够一辈子一起玩儿书画，便是人生最大的乐趣。

怀有共同艺术之梦的朋友群，是不会走散的。“聚会一团火，小别满天星”，艺术之梦就像一面导游小旗，凝聚着我们，引领着我们一同漫步在快乐的人生路上。

□唐红宝

《发挥特长》

□郑双宝



父亲母亲

母亲用谚语传家风

母亲爱讲谚语，且张口就来。在我们老李家子孙成长的过程中，母亲时时不忘用谚语来教育我们。

我小时候特别贪恋早晨的热被窝，有时闹钟响好几遍都不醒。有一次，母亲一把掀开被子，狠狠拍了我两巴掌：“早起三光，晚起三慌。你看邻居家的孩子，早早就起来读书了。”看我抽抽噎噎，母亲帮我擦了擦眼泪，继续说道：“有志登山顶，无志站山脚，咱好好学，期末拿奖状回家，妈给你炖肉吃。”在母亲的不断鼓励和鞭策下，我成为我们村第一个走进县城中学的女娃。

弟弟硕士毕业后，渐渐走上了

领导岗位。母亲隔几天就要给他打电话，总是不忘提醒他：“国梁呀，千万要记住，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软。”

我在异地工作的女儿天天在外面吃饭，钱包总是瘪瘪的，不到月底就向我求援。母亲又开始语重心长地教育她外孙女：“过日子要学会细水长流，只有勤来没有俭，好比有针没有线。”在母亲不厌其烦的教导下，女儿学会了煲粥，菜做得也开始有模有样了。

母亲的谚语，是她的为人处世之道，也是治家格言，更是子孙们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生日祝福

♥1月25日是李双河78岁生日，儿子儿媳祝您生日快乐。

♥1月28日是张凤琴70岁生日，儿子王仲涛、儿媳刘惠莹、孙子王信淳祝您生日快乐，幸福安康。

征集 本版免费刊登生日祝福(年龄在60岁以上)，请提前十天编辑短信“姓名+年龄+生日+祝福语”发至15590882367即可。